

六代传承
推陈出新

东坡木屐见匠心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见习记者 王泽洋



儋州市白马井镇荣山村一户陈姓人家已连续六代传承东坡木屐制作技艺。 见习记者 王泽洋 摄

一双木屐，凝聚着6代人的心血，见证了至少200年的传承；一双木屐，蕴含着近千年的追忆，讲述着一段苏东坡居儋三年间的故事。

据宋代费衎《梁溪漫志》记载：“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蓑笠戴之，著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争吠。”宋代张端义《贵耳集》中亦有类似记载：“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云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语。”

在儋州市白马井镇荣山村，一户姓陈的人家以木为生，与木为伴，将东坡木屐制作技艺传习一代又一代，将东坡“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心境与精神传讲了一年又一年。

技艺

到访陈家时，东坡木屐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盛伯，及其两个侄子、第五代传承人陈三章、陈有书正在院子里埋头制作东坡木屐，面前摆着一堆木材和工具。

“这是苦楝树，村里长着很多，树干直径约30厘米时，就可以用来制作东坡木屐了。”陈三章手里握着一块长方体木材，这是一双东坡木屐的“前身”——“戴笠穿屐”可称得上是东坡居儋期间的“经典造型”。

苦楝树长到合适的粗细大约要七八年，陈三章拿着木块与一节树干比画，“这节树干大约能做三四只鞋，一棵树大概能做30双。”树干劈成木块后要风干约10日，水分蒸发，做出的木屐就不易坏。与此同时，还要风干椰子皮，用于制作木屐的系带。“根据祖辈的说法，用椰子皮当系带是东坡先生的‘巧思’。”陈三章说。

时间的沉淀过后，终于到了正式制作木屐的环节。“先将木块刨平，然后按照不同码数的模子凿出粗形。”陈三章说，紧接着用锯子、凿子制作出鞋底，最后安装上椰子皮，一双东坡木屐便做好了。他边说边演示，扬起的木屑模糊了他的脸庞。

最难的是哪一步？陈三章和叔叔陈盛伯都不假思索地说，最后一步最有挑战性。“两条系带必须要一样长，木屐穿起来才好走路，所以在挑选椰子皮、安装椰子皮时都要细心比对、多次尝试。”陈三章说。当然，其他工序也并非易事，破皮受伤也时有发生。

凿子、刮刀、锯子……制作东坡木屐的工具一字排开，有十余种之多。“好多工具都是以前父辈传下来的，像这种凿子就是以前的铁制品，非常耐用，几十年都难生锈。”陈有书说。

传承

工具是传下来的，技艺更是代代相传。“我们已知的是太爷爷那辈就在制作木屐，至于再往前是从何时开始的，就很难追溯了。”陈有书说，从太爷爷算起，陈家的东坡木屐已经传到了六代，“家里人都有兴趣学习，不少人都到了痴迷的地步。”

陈三章正上高一的儿子是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和父辈们一样，自幼与木屐为伴。“我儿子每次放学回家，都会坐在院子里跟着我们一起做木

屐。”提起儿子，陈三章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色，“他很有耐心，也很好学，总是坐在旁边认真看我们怎么做的。”

指导儿子时，陈三章偶尔会恍惚，仿佛回到了儿时跟着自己父亲学做木屐的时光。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就跟着我爸学。”陈三章回忆，父亲并没有一步一步地教他，只是让他坐在一边观看，潜移默化下他便有了兴趣，也慢慢看懂了工序。真正能自己动手制作是在初一时，“完成的一瞬间，我心里想：真爽啊，可以自己做鞋穿了。”陈三章笑着说。

65岁的陈盛伯则是从16岁开始学习的，后来他从事木工行业，制作木屐的手从未停歇。近观他的手，皮肤松弛，指节宽大，指缝中布满硬茧，指甲里满是木屑，这是近四十年与木屐为伴的证明。“我也是跟着父亲学，两三天就上手了，后来一天天干，就熟能生巧。”陈盛伯回忆。

木屐防水防滑、实穿耐穿。做来自己穿，这是老一辈人坚持制作东坡木屐的初衷。“长辈把这门手艺传给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自给自足。”陈有书说。随着时代发展，东坡木屐的样式和制作工具也在不断优化。“以前的鞋底都是‘工字底’，现在有了‘斜坡式’，还可以做成人字拖，如果有客户预订，我们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制作其他样式。”陈三章说。

创新

传承了200年，到了陈有书、陈三章这代，“创新”成了他们需要思考的课题。“以前木屐是家家户户的‘日用品’，现在大家穿上了运动鞋、皮鞋，我们就要争取让木屐变成‘艺术品’。”陈有书在儋州那大做实业，有商人思维，“要让年轻人喜欢，让使用者喜欢。”

今年起，陈家三叔侄的身影陆续出现在儋州各种活动上。9月23日，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儋州开幕，陈家三人拿上木块和工具，在展示区现场做起东坡木屐，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围观”。

10月7日至8日，儋州举办2025年传统菜品烹饪技艺（东坡肉烹制技艺）展示活动，陈家人提供数十双东坡木屐，供现场的艺术爱好者和孩子们在其上作画。美术爱好者崔椿萱在木屐上绘制了红梅与雨燕，她认为红梅的坚韧与雨燕的洒脱，正与东坡先生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相

呼应。

“现在的人都不太习惯穿木屐了，最多在家里、院里穿着，更多人买回去是用作收藏。”陈有书说，木屐卖50元一双，算上时间成本，其实并不能赚几个钱，“但是有人喜欢这门技艺，我们就很开心，更有传承下去的动力。”

绍圣四年（1097年），已年过花甲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海南，开启三年居儋生活。近千年后的儋州，人们仍用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开启琼州人文之盛的大文豪。“希望能把东坡木屐背后的东坡文化、东坡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陈三章说。为此，在儋州市文化馆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陈家人正在将东坡木屐制作技艺申请为非遗，希望不久后能收到好消息。■



陈家的木屐还是彩绘等艺术创作的载体。 儋州市旅文局 供图



——扫码看——
一双东坡木屐
六代陈家匠心

陈三章在制作东坡木屐。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摄

